

冷月孤魂

上

司馬飛龍

冷月孤魂

上

藝出版社



第二十一章

乌云吞没了东南方向的阳光，列成阵势，朝西北的天空漫涌而来。

雷声惊天动地。霹雳火蛇如同长剑落地，大有劈开大地的威势。

灰蒙、宽阔的雨帘在东南方向的天地间拉开，随着雷电呐喊着席卷而至……

脚下的小路在颤栗。小路转向，通往连江口官道口处的客栈，破旧低矮的屋脊在惊悸跳荡。

沈吟龙皱紧了眉头，凝重的脸色似罩上一层严霜。

该死的雨，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到来！

避雨，会耽误时间，万一弘丰公子解开穴道追来，岂不多了一番麻烦？

不避雨，雨水落在脸上，又会露出“庐山真貌”！

犹豫之间，狂风挟着暴雨已扑到地面。

沈吟龙咬咬牙，足下一点，直奔道口客栈。

荒野道口，客栈是唯一的避雨之处。

避雨的人不少，客堂座位已坐去十之七八。

客栈房屋虽然矮小破旧，倒也宽敞，收拾得很是干净，除

了客堂座位外还有包厢雅座。

沈吟龙要了一个包厢。

他一来不愿惹人眼目，二来坐包厢与现时的通泰钱庄少老板的身份相符。

包厢不大，摆设雅致，一副门帘从里往外看一清二楚，从外往里看却不甚明了。一扇窗户，店内后院景物尽收眼底。

后院内，两个店伙计正忙着往马厩里牵拴马匹。

马厩草堆旁蜷缩着一个蓬头散发、抱着讨饭竹杖的叫花子，厩柱遮住了叫花子的身子，沈吟龙看不清他的脸。

从厩柱隐约露出的身形，沈吟龙断定那不是小叫花朱石刁。

大雨滂沱，斜长的雨鞭抽打着后院沙石地面，发出噼噼叭叭的脆响。

小二送上一壶酒和四碟小菜。

沈吟龙没喝酒，也没吃菜，却从腰带中取出了半边佩玉。

这半边佩玉从图案、花纹和色泽上看去，与叶青青的半边佩玉一横一样。

迎着窗户的光线一照，透出佩玉中隐现的一条腾空飞舞的金龙。叶青青的半边佩玉中隐现的不是金龙而是凤凰，两边佩玉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这就是晋国时期太子丹随身佩带的宝玉，龙凤佩玉！

爹爹将这半边“龙”佩玉留给了他，将另半边“凤”佩玉交给了与他指腹为婚的女子。

现在，他已知道了那个拥有半边凤凰佩玉的女子，就是叶真幻的女儿叶菁菁。

那女子为什么不是张玉花呢？

窗外，狂风卷起阵阵雨雾。客栈屋脊嘎嘎发响，整座矮屋都颤栗在风雨飘摇之中。

沈吟龙眼前闪过张玉花熟悉而又陌生的秀目和那切近亦复遥远的幻影，一股悲怆之感油然而生。他是个冷傲坚强的硬汉，却又是个缠绵多情的男人！

正在沈吟龙凝视着佩玉，柔肠百结的时候，一个店小二模样的人捧着菜盘走进了与沈吟龙包厢对面的厢房。

八张冷酷凶狠的脸。八双刺芒闪烁的眼睛。包厢里整齐地坐着大内神殿“金、银、铜、铁、石、飞、苍、秃”八大神鹰！

钱有才放下菜盘，抹去脸上的雨水，压低声道：“沈吟龙到了！”

康总管算得真准，沈吟龙果真来了！

金鹰沉声道：“沈小子在哪儿？”

“沈小子……”钱有才干咳两声，缓声道，“他四更离店，绕过灵田镇，斜穿大罗山谷，往这道口……”

铁鹰瞪眼打断他的话：“少罗嗦！他在那儿？”

钱有才翘起嘴唇，满脸的不高兴，却又不敢再多说，手朝帘外一指：“在对面包厢。”

“就是那位钱庄少老板？”金鹰问。

“没错。”钱有才在途中得到春梅报信，才折道前来给八大神鹰递送消息，想借此重新得到康总管的信任。

秃鹰问：“这小子的模样怎的一点儿也不像？”

石鹰道：“我在京城见过通泰钱庄少老板，是这小子没错，

他怎么会是……”

钱有才阴阴一笑道：“鹰爷有所不知，叶青青在黄金寺已替沈吟龙易过容了，神玄宫的易容术乃天下一绝，要将沈吟龙扮成钱庄少老板的模样还不容易？”

论武功，钱有才不及八大神鹰，论心计和打探消息，八大神鹰又远不及这位“两头蝎”。

苍鹰道：“大哥，怎么办？”

金鹰沉着脸：“待雨一停，就在厢房动手，做了他！”

“金鹰大爷。”钱有才白眼珠一翻道，“依小人^{小人}之见，在厢房动手甚是不妥。”

“哦？”金鹰冷脸转向钱有才。

铜鹰道：“别阴阳怪气的，有什么好主意，就快说！”

“厢房狭小，八爷一齐动手施展不开，一怕误伤，二怕让那小子趁机逃走，不如将那小子诱到店后小野坪，野坪地势开阔，十丈之内无有掩蔽物，极好下手。凭八爷的本领，还怕那小子能飞上天去？”钱有才缓声细语，一脸阴笑。

金鹰想了想道：“你能将那小子引到小野坪吗？”

“当然能。”钱有才眨着双眼，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金鹰眼中冷芒闪射：“好，就这么办！”

钱有才立即垂下头，低声道：“如果做了那小子，请金爷在总管面前替小人美言两句。”

金鹰冷哼一声“行。”他心中在想，如果做倒了沈吟龙，钱有才便是他们向奕亲王交待的替罪羊。

“谢八位鹰爷！”钱有才心想，如果这次成功了，他升官便有了希望。

暴雨来得急去得快，说来就来，说散就散。

雨过天晴。乌云散去，天空又露出满天阳光。

沈吟龙摸出一把碎银搁在桌子站起身来，客堂的人已去八九，是动身的时候了。

此时，帘门挑开，店小二探进头来：“大爷，有人要见您。”

沈吟龙微微一怔：“谁？”

“一位姓张的姑娘。”店小二道。

沈吟龙心陡地一跳：“哦，她在哪儿？”

“在店后小野坪。”店小二说完，缩回头去。

张玉花？！沈吟龙脸上肌肉跳动了几下。行！见过张玉花，将叶青青的事向她挑明，从此以后与她一刀两断。

男子汉大丈夫办事，应该是光明磊落！

沈吟龙挑开帘门，穿过后院，走向小野坪。

马厩草堆里，蓬头散发的叫花子抱着竹杖钻了出来。阳光下叫花子那一双眼睛似绿似蓝。

小野坪上。

“张小姐！”沈吟龙一声轻唤。

没有回答，但见八人从十丈外的八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出现。

沈吟龙立即意识到中计了，他已经落在了对方设下的陷阱中！

八大神鹰在沈吟龙前后左右十步远的位置站定。

沈吟龙正处在八大神鹰所布下的八卦金锁阵势的核心位上。

“你就是沈吟龙？”金鹰问。

“你们就是大内神殿八大神鹰？”沈吟龙问。他已猜到了对手的身份。

谁也没回答，此刻回答已是多余，因为沈吟龙的孤魂剑和八大神鹰的飞爪都已出怀。

雨后的天空，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但小野坪的空气中却有着霉湿味道，宛若充满了阵阵血腥。

八大神鹰十六只眼睛逼视着沈吟龙，起伏的胸膛挤压出阵阵粗重的呼吸声。他们冷酷高傲，武艺超群，但从不轻视对手。他们绝不同于在葬花坡被沈吟龙杀死的诛神十八手。

八大神鹰是沈吟龙遇到的真正危险的对手。

“在下沈吟龙并未触犯朝廷刑律，何劳八大神鹰至此？”沈吟龙凝招发问，试探对方企图。

金鹰一声冷哼：“做了他！”

随着金鹰出手的命令，八大神鹰从八个方向同时跃起，八只飞爪犹如八道闪电击向沈吟龙。

“嗨！”沈吟龙一声沉喝，手中泛出一片青莹莹的流光。

闪烁的流光欲破空而去。闪电在空中横直交媾。

当！当！当！空中一阵短暂的宛若打击的钟乐声，倏然又归于平静。

闪电、流光随着击节似的声音骤然幻灭。

八大神鹰和沈吟龙都站在原地仿佛未曾交过手。只有湿漉漉的草地上交织的八道深深的泥痕，证明刚才有人在那儿滑过，而沈吟龙站在原地双脚，已陷入草地三寸。

对方的脸色都很凝重。

八大神鹰未曾料到沈吟龙居然能接住他们八人合力击出的“金剪屠龙”这一招式！

沈吟龙的武功在武林中已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远远超出了八大神鹰的预料。

沈吟龙不想恋战，只想尽快脱身，所以一出手便使了“千刃幻影”的绝招，意欲突出圈外，想不到竭尽全力的一招，居然未曾移动半步！

八大神鹰并非妄得虚名，他们的武功比朱石刁说的要强上不知多少倍。

要突出八大神鹰的重围，谈何容易？

此刻，金鹰再次挤出一声冷喝：“飞天屠龙！”

八大神鹰奉命速战速决，故不敢拖延时间，“飞天屠龙”乃八大神鹰绝门杀招，八人自出山入关之后还从未联手使用过此招，金鹰下令出手此招，可见他已是极其看重沈吟龙。

飞天屠龙？沈吟龙心中掠过一丝凉意。他听爹爹说过此招的名字。唯一能对付此招的便是爹爹在他下山时，传授给他的绝招半手，那是一招极其阴残冷酷的杀式，出手就会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就像爹爹当年在武林大会上使用此招一样。他已发誓不再杀人，不再重演葬花坡的杀人悲剧，决不能再使用此招，但是若不使用此招，这个小野坪也许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他在犹豫、思索之际，八大神鹰的“飞天屠龙”杀招，已雷霆万钧之力击到！

当当当当！震耳欲聋的金刃交击，炫目的剑爪碰击火花，可怕的殷红迸溅的鲜血。

八大神鹰已交叉换位向北移动了三丈距离。

沈吟龙单膝跪立在离原地北向三丈之处，剑尖抵地，肩背衣襟飘曳，鲜血淋漓。

他没有使用杀招，已身中数爪，伤势不轻。他低头凝视着剑尖，思索着脱身之计。他已拿定主意，纵是丢了性命也决不使用绝杀招式。

纵横关内外令武林人闻风丧胆的“飞天屠龙”绝式，竟没能取到沈吟龙的性命！金鹰瞪起一双血红的双眼，发出一声歇斯底里似的怪噪：“飞天屠龙！”

这是金鹰第二次发出使用师门绝式的命令，也是八大神鹰自杀人以来破天荒第一次重复使用师门绝式。

刷！刷！刷！八爪再次闪电击向沈吟龙。

“呀——”沈吟龙弹地而起，孤魂剑裹住身子旋转着，宝塔形似地射向苍穹。

这是一招类似大癫和尚以龙卷风式冲破八大神鹰合围圈的招式，凭的是内力修炼和把住八爪交媾时千钧一发的时机。

沈吟龙把住了这一瞬间的时机，身形如流星逝向八爪交叉间的一线缝隙，至于能不能凭内力荡开八爪，那就有待孤魂剑撞上八爪时的瞬间来决定胜负了。

高手相争，生死存亡，全在顷刻之间！

蓦然，空中腾起一条人影，手一扬，一团白雾在空中漫开。

沈吟龙身形在空中顿住，一个千斤坠，直线坠落地面。他已认出了空中的人影那是钱有才，从钱有才手里打出的白雾必是极毒之物，不能不避。

沈吟龙暗自叫苦不迭，此刻一切应变措施已是无济于事，他只得闭起双目静待着生命殒灭的最后一刻的到来。

当！当！当！耳畔响起几声震耳的巨响。

沈吟龙睁开眼，身旁多了一位手持竹杖的断脚叫花子。

赵无地！身旁的叫花子就是无记客店中的那位神秘的断腿怪客！

铁鹰、石鹰晃着身子退后数步，手中飞爪链哗哗直响：“钱有才……你这狗奴才！敢向大爷下……下毒……”

钱有才面色惨白如纸。他刚才腾空撒毒是想阻住沈吟龙，在八大神鹰面前买个功。他是个使毒的高手，出手前认准了风向、方位，料绝不会错，不想刚才出手时只觉手腕一震，毒药粉居然撒错了向，荡在了铁鹰、石鹰的身上！

毒住了二位鹰爷那还得了？钱有才象个闯了大祸的小孩一样，吓得呆住了，对二位鹰爷的问话也毫无反应。

“上！”金鹰怪吼如雷，飞爪再次击出。

六爪如同长虹向赵无地、沈吟龙头顶投落。

赵无地手中竹杖挑起，轻轻几拨，六爪相互碰撞发出铿锵响声，四下荡开。

沈吟龙直勾勾地望着赵无地，这手精妙的类似剑法的竹杖法，究竟是何种身手？

钱有才仍然痴立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铁鹰、石鹰抓着飞爪，身子斜斜瘫软下去。

金鹰瞅了赵无地一眼，一跺脚：“走！”

话音刚落，六鹰架起铁鹰、石鹰旋风般扑出野坪。

钱有才如梦初醒，眼珠一转，此时不走还待何时？身形

一骤，射向道口。

“毒蝎子！想走么？”赵无地一声轻喝，如同幻影一晃，身子已到五丈开外。

“倒！”随着赵无地的喝声，钱有才已从空中“扑通”坠地，瘫倒在野坡坪上。

沈吟龙尽管睁大了双眼，仍未看清赵无地的移身和出手动作，不觉心中大骇。赵无地果然是位深藏露的高手，武功远在自己之上！

赵无地向沈吟龙招招手。

沈吟龙一个纵身，八步赶蝉，斜滑五丈，落至赵无地身旁。

赵无地手朝地上的钱有才一指：“宰了他！”

沈吟龙皱着眉：“你为何不自己动手？”

“钱有才欺师卖祖，杀人无数，对这等蛇蝎之人，你不必心慈手软。我在前面左道小树林中等你。”赵无地竹杖撑地，单足一点，一阵清风掠过，人已不见。

沈吟龙手臂一伸，孤魂剑的剑尖已抵住了钱有才的喉节。

钱有才的喉节上下滑动着，一双小眼瞪得圆圆的，惊慌、不安地望着沈吟龙。

沈吟龙收回孤魂剑，沉声道：“在下姑且饶过你这次，若你再勾结鹰爪残害武林中人，或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孤魂剑下决不饶生！”

钱有才万没想到孤魂剑下还会有生还之机！他急忙点头道：“谢沈大侠不杀之恩，大下从今以后一定改恶从善，重新做人，隐退家乡，永世不出江湖！”他这几句话说得倒也十

分诚恳。

沈吟龙飞起一脚解了钱有才的穴道：“去吧！好自为之！”

钱有才从地上爬起，叭地向沈吟龙磕了个头：“谢沈大侠！”话音未了，人已弹起，如惊弓之鸟直掠上坪外道口。

沈吟龙转身走向左道旁的小树林。

小树林中。

沈吟龙、赵无地对面而立。

赵无地仍是叫花子打扮，只是蓝衫变了黑破褂，拐杖变了竹杖，断腿伤口仍是蛆虫翻动，脓水溢流。

“你放他走了？”赵无地板着脸问。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和你一样不愿杀人。”

赵无地顿了顿：“你在葬花坡不是杀过人了吗？”

“那是些该杀的人。”

“难道钱有才不该杀？”

“自葬花坡以后，我就发誓不杀人了。难道就只有杀人，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沈吟龙脸上阴云重叠。

赵无地眼中光芒一闪：“你和你爹爹不一样。”

沈吟龙苦笑道：“不一样又怎么样？谁不认定我是当年武林大会浩劫的罪人，欲找我报仇雪恨？”话调中充满凄凉和万般无奈。

“那可大不相同……”赵无地话说到一半，锋头一转，“你要去连江口找奕亲王？”

沈吟龙淡然一笑：“你怎么也知道？”怪事发生得太多，也

就不怪了，对于赵无地究竟从何处得知他的打算，他已无心去探究。

“是，还是不是？”赵无地声音变冷。

“是。我要去找他报杀父之仇。”沈吟龙语气坚定、冷漠、直爽。

赵无地想了想，说道：“我劝你别去。”

“哼！”一声冷哼，冷得不能再冷。这种劝说的话，沈吟龙已听腻了。

“你不是奕亲王的对手。”

又是这么一句话！沈吟龙冷声道：“为父报仇，纵死也无怨。”

“你并不会死。”赵无地眼中再次光芒闪烁。

沈吟龙感到他眼光中的光芒刺得眼球发胀，惊疑地问：“为什么？”

“你虽不是他的对手，他却决不会杀了你。”

沈吟龙瞪圆了双眼，他实在无法猜透赵无地的话。

赵无地望着沈吟龙惊诧万分的眼神，继续说：“他虽不会杀你，但一定会要你身上的那份给天甫大师的信。”

沈吟龙惊愕地张开了嘴，却说不出话，赵无地似乎什么事情都知道。

“因此在你去连江口镇前，请将那封信交给老夫保管。”赵无地直盯着沈吟龙道，“如果你能平安走出连江口，老夫将在乌石把此信归还给你，如果……”

沈吟龙从背上包袱中取出那本破三字经书交给赵无地。他没说话，只是用一双明亮的眸子瞟着赵无地。

赵无地看也没看便把破书塞入怀中。“沈小子，你就这么相信我？”

沈吟龙沉声道：“你说过‘好人会有好报’这句话，说这话的人一定是个好人。另外，从你刚才显露的一手功夫来看，远在下之上，我若是不答应你，也是决不行的。”

“你很聪明，至少比你爹要聪明。”赵无地道，“你若不答应，我已准备用强的了。”

沈吟龙眼光一闪：“赵大爷为什么要将此信还给我，何不就替在下将此信直接送与嵩山天甫大师？”

赵无地脸色变得异样冷峻，沉声道：“这封信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将它送到天甫大师手中。”

沈吟龙眼光再闪，正欲问话，赵无地突然提高声调道：“你去吧，三日后乌石见，眼下老夫还要替你去会会两位朋友。”话音未落，身影已杳。

沈吟龙怔怔地站着，猜不透赵无地的话。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被数条无形的线牵动着的木偶。

小野坪旁路口。

赵无地呈大字形躺在路中央。

一个披发垂肩的道士和一个瘦和尚正在赵无地身前叫骂。

“臭叫花子！什么地方不好睡？偏要睡在老子要走的路上！”

“臭摆尸条的！太阳把肚皮都要晒出油来了，还不快给老……老衲让开道！”

赵无地身旁还有很宽的道，但那道士和瘦和尚就是不肯

走，当然不能走，赵无地是有意拦道，而那道士和瘦和尚又是有身份的人，如果绕道，岂不大失体面？

“善哉！善哉！贫道若是绕道那是不恭。”

“阿弥陀佛！老衲若是回程那是不诚。”

“若是从你身上跳过去那是不雅。”

“若是将你移开那是不敬。”

“在你头上踹上一脚……”

“在你肚皮上戳上一杖……”

赵无地接口道：“哎，那可不行，那就是不孝了！”

“好的！臭叫花子，好臭的嘴！”瘦和尚骂道。

“臭叫花子！你当我是谁？”道士衣袍一擦，露出腰间的一只九兜讨饭袋，“瞧这个！就是丐帮帮主见了贫道也要敬畏三分，还不快滚开！”

“哼！”赵无地鼻孔一缩，“孔长寿那个老家伙算啥？”

“丐帮帮主你都不放在眼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瘦和尚问。

“你们是什么东西？”赵无地反诘道。

道士睁大双眼：“贫道天元阁五法圣堂大护法天师，这位是开国寺国公台主持法师大悟……”

“算啦吧，别给老夫来这一套！你们一个是疯疯癫癫的癫和尚，一个是装死的痴痴呆呆的臭道士。你以为你俩借用神玄宫的易容术，把僧道倒过来，老夫就认不出了？”

“砰！”“砰！”赵无地语音未落，大癫和尚、叶真幻一拳一掌已经挟风击出。

大癫和尚和叶真幻是绝顶的高手，出手自是神速无比，威

力更是不可言喻。

噢！噢！一拳一掌击空。赵无地已移身丈外，仍然呈大字形横躺在路上。

大癫和尚和叶真幻出手的拳掌落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呀——”两人轻喝一声，只见两团黑影挟着一道电光，宛如云里闪电般直向赵无地罩去。

赵无地一声沉喝：“好！”身形骤然弹起。

三人的喝声犹在空中，人已到了十丈之外的小野坪。

赵无地站在坪中央，大癫和尚在他身后五步，叶真幻在他身前五步。

“少林癫僧，玄宫圣手秀士果真是名不虚传！”赵无地独脚立地，斜撑竹杖，冷声赞道。

不管怎么说，大癫和尚和叶真幻还是成功地截住了赵无地。

大癫和尚脸色凝重：“阁下大名？”

赵无地道：“老夫多年来已忘掉了自己的姓名，不知自己是谁了。”

叶真幻肃容道：“阁下已识破了贫道的真貌，若阁下不肯吐露真名，贫道只有……”

赵无地毫不在意地：“圣手秀士，你要怎样？”

“生死一搏！”叶真幻抿紧的嘴里吐出冷冰冰的四个字。

大癫和尚接口道：“老衲行走江湖数十年，虽不受少林寺清规戒律约束，却也从未与人联过手，此次情况特殊，叶宫主身怀重任关系武林，老衲明言在先，若叶宫主不能战胜阁下，老衲将与叶宫主联手出击。”

赵无地却是一笑：“你们一个要生死相搏，一个要联手出击，可还没问过我愿不愿意？老夫今日不愿与你们拼斗，只有一言相告，不要去管沈吟龙的事。”

叶真幻脸色发青：“你知道沈吟龙是谁吗？”

“当然知道。老夫此次下山本就是要杀了他和沈绍良。”赵无地缓声道。

“可是沈吟龙身受……”大癫和尚道。

“我知道。”赵无地打断大癫和尚的话，“沈绍良命沈吟龙送给天甫大师的密信已在老夫手中，沈吟龙现已去莲渡口会奕亲王了。”

“决不能让沈吟龙去会奕亲王！”大癫和尚嚷道。

“我说过你们不要再管沈吟龙的事。”赵无地淡淡地说。

“把那封密信给我。”叶真幻道。

“你要那封信干嘛？”赵无地问。

“送给天甫大师。”

“除了沈吟龙外，谁也没法将这封信交给天甫大师。”

“可是你说你要杀沈吟龙。”

“我现在还没拿定主意。”

叶真幻向大癫和尚丢了个眼色：“我却是拿定主意了！”

话音未了，两人一前一后，疾如鬼魅，出指点向赵无地前胸、背脊。

按叶真幻的想法，赵无地武功再高，躲得了他的二指也决躲不过大癫和尚的二指，躲得过大癫和尚的二指就决躲不过他的二指，这次出手无论如何都是成功。

殊不料，赵无地独脚在地上一旋，手中竹杖如同幽光一